

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七

重刊古本廣韻序

吳門張氏刻古本廣韻成余亟稱其書之善謂古音之條理猶可考見者獨賴此書之存文人學士宜家置一編而人或未喻有問余者曰韻爲詩設也詩人用韻樂寬而苦狹今世俗通行之譜僅一百七韻此書乃分爲二百六韻得無繁碎而艱於押用乎答曰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唇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於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鐘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

爲四豈好爲是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併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雜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最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法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脩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頒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併名爲併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併且闕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訛濫之失不亦善乎客

曰部分則聞命矣書中收字太多不盡適於用且有一  
字而三四韻竝收者於義何居曰此書之作不專爲韻  
也取說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悉載之且增益其未  
備釐正其字體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文字包舉無遺  
故說文字林玉篇之書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  
以該六書之學其用宏矣若夫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  
義或無異義此卽轉注假借之法屈宋以降迄唐名人  
率多用之自後世刪去複字而古人有韻之文多不可  
讀一披廣韻而其字具在非出韻也非叶韻也夫韻書  
之作非專爲詩非專爲近體也以爲賦頌箴銘以爲長

篇古體惟恐其字之易盡也而何嫌於繁乎曰本文之  
浩博可也小注則粗明字義可矣而何姓氏地理物類  
方言之旁羅曲載乎曰此正古人之善著書也其人既  
博極古今而爲書之意欲舉天地民物之大悉入其中  
凡經史子志九流百家僻書隱籍無不摭採一公字也  
而載人姓名至千有餘言一楓字也而蚩尤桎梏化楓  
楓脂入地千年化虎魄之說無不備錄不惟學者可以  
廣異聞資多識而世本姓苑百家譜英賢傳續漢書魏  
畧三輔決錄等古書數十種不存於今者賴其徵引班  
班可見有功於載籍亦大矣而近代刻廣韻者盡刪去

之此古本之所以尤可貴也先師顧亭林汲明音學憫  
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  
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  
以志遺憾近歲余始見宋鋟本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錄  
以歸張子籲三孜孜好古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  
余乃畀以寫本精加校讐梓之行世因以告客之語書  
於簡端若夫極論古今音之異同得失而折衷之以經  
則有先師之音學五書在學者究觀焉可也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昉於朱長文之圖經  
竇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竝佚不傳唯莫  
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疎漏  
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  
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  
詩文文集未成而遭潯溪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  
年來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  
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勝無害事未核而緣  
飾之以文失實亂真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

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詞之難耶罔  
羅事跡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  
方其讀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  
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牴牾  
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  
史班馬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  
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  
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劃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  
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叅伍鈎稽歸於至  
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慎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



之意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閱前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譌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遷而班固稱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蓋寡矣嘗備員史館博觀近代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深痛其史之散佚而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蓋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

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畧與其結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烏青文獻序

古人之書盈天下今人而欲著書難乎其爲不朽矣然有可傳者二焉一曰載道之書一曰紀事之書斯爲宇宙所必不可無其力自足孤行於世若夫騁才緣情浮誇綺麗之作可有可無終歸於泯滅而已矣紀事之書大者爲史小者爲志志雖史之流別實史之根抵也郡邑無善志朝廷安得有良史史包一代之事誠非一人所能爲志則一方之書纂輯差易然欲詳核盡善亦非殫畢生之力莫能成往者亡見力田嘗從事於史矣撰述未半而身罹變故遺書散逸惟所著松陵文獻尚存

讀者服其精博謂史才略見焉烏皮張炎貞先生寔與  
亡兄同志亦著烏青文獻一書垂老方削稿屬余序之  
余卒讀而知先生於是書其力專其心苦矣夫烏青鄉  
鎮耳非名城大都之比然生齒之衆物產之饒人文之  
盛隱然若一壯縣又介兩省三郡間水道百出僑居錯  
處姦宄易藏而難詰故特置兵守之設官治之自宋至  
今五百年來亦多故矣而紀載缺畧文獻無徵先生恥  
之於是討舊聞訊故老搜蠹簡剔殘碑凡親記所及有  
一言涉於茲鎮者必標記而摘錄之孳孳屹屹三十年  
不懈身爲其土之人必廣記而備言之故志一鎮之事

而成書至數百紙非不能簡也以爲襲舊者惟恐其煩  
創造者惟恐其畧志通都者不嫌於簡志僻壤者不嫌  
於詳體固宜爾也若夫徵引之奧博考證之精明辭指  
可以垂勸懲義例可以彰予奪則史法備焉史裁具焉  
吾觀地運遷流東南之士日闢日分異日烏青未必不  
爲州縣爲州縣而欲作志必本先生此書此書不朽則  
先生不朽然先生非欲有聞於世者觀其所自爲跋其  
志良可悲矣吾獨痛亡兄之爲史不成而僅存松陵文  
獻也吾猶幸先生之不爲史而成此烏青文獻也撫卷  
之際感慨係之至若先生潛修默證本心得而形言辭

者更有載道之書在吾不得而窺其際矣

廣東新語序

古來詩人罕能著書詩本性情書根義理作詩尚才華  
著書貴學識故前代曹劉顏謝及四傑十子之徒絕不  
聞有書傳世而劉勰崔鴻顏師古劉知幾輩亦不聞以  
詩名其有能兼工並美者一代蓋無幾人也番禺屈翁  
山先生以詩名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歛衽歎服比於有  
唐名家然人知其詩而已余遊嶺南見其廣東新語諸  
書又知其善著書也粵東爲天南奧區人文自宋而開  
至明乃大盛名公鉅卿詞人才士肩背相望翁山旣已  
掇其精英爲廣東文選矣又以山川之秀麗物產之瑰

奇風俗之推遷氣候之叅錯與中州絕異未至其地者  
不聞至其地者不盡見不可無書以敘述之於是考方  
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覩久而成新語一書  
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而辨其陳辭也婉而多  
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時見於言表遊覽者可  
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故實摛  
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陽國志嶺南異物志桂海虞衡  
入蜀記諸書不啻兼有其美善哉可以傳矣翁山之詩  
祖靈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類託諷大都妙於用虛  
此書則博覈精詳又善於摭實才士固不可測亦以見



先生中年歛華就實畱心世故練達多通有用世才非  
詞人墨客大言無當者比惜乎生不遇時終於不用也  
先生著書几十餘種其四書補注兼考與何東濱共成  
者殊有功於經傳雖經鏤板未行於中州其成仁錄表  
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僅有藁本藏於家  
將就泯滅矣獨此書流行余得交先生在其暮年今來  
墳草宿矣從其子索觀遺集有贈余詩四章不勝感愴  
因爲敘是書聊以當山陽懷舊之賦云爾

鴈蕩山志序

天下名山奧區如匡廬峨嵋五臺九華之屬皆有專志  
良以峰巒洞壑之多彷彿仙宮之盛非郡邑志乘所能  
悉載而尋山問水之人按圖而往挾策而歸亦必單行  
爲便也然志山尤難於志郡邑非泉石情淡則語焉而  
無味非筇屐親到則述焉而不詳非長於文筆則鄙陋  
而難讀非精於去取則猥雜而無章山志之佳者吾見  
亦寡矣鴈蕩奇秀甲天下巖洞泉瀑之詭狀殊名者以  
千百數傑利精藍錯布巖谷乍廢乍興名人達士畱題  
寄詠之作日新月富是烏可無志乃余遊鴈山求嘉靖

中舊志不可得僅見新刻一編輯自石浦禪師圖畫可  
觀搜採亦勤惜其見聞不廣甚多疎畧且其板已亡山  
中亦無副本潑用悼恨適在能仁見李寧侯遺集中有  
鴈蕩志序先後二篇觀其持論知其書必不妄作至甌  
江輒從其子燧索而觀之編次有法條理秩然品題泉  
石妙得神理昔人著作搜採無遺寧侯才識高朗冒懷  
浩落於山水益篤好之鴈蕩是其家山一筇一笠無險  
不搜無奇不討則見之真家多藏書凡圖乘文集有一  
字涉鴈山者卽行撻錄積三十年乃成書則採之博加  
以文辭雅馴裁鑒精審宜其書之盡善無遺憾也吾所

見山志佳者羅浮志成於黎惟敬簡雅可觀天台志出自無盡法師搜羅浩博辭鋒宏肆與此而三耳夫龍嘘雲而雲能載龍澤產珠而珠能媚澤山川靈淑之氣質生英賢而英賢之有文辭者類能推大其山川使名聞於天下鴈宕之奇得王梅溪數詩而發露得薛士龍一賦而詳明得李季和十記而飛揚生動三君者皆甌產也今寧侯旣自爲詩若記以發揮神奇復勒成此志垂之不朽俾鴈山之聲光炳然照九州而雄十嶽所以仰酬山靈者甚厚惜其家貧未能壽諸梨棗而和璧龍泉不終埋沒必有表章之使行於世者此天下通人之責

也夫

丹霞志序

造物有無盡之藏吾人有日新之境左國孟荀文之至善也而南華離騷特標靈異李杜王孟詩之至工也而東野昌谷別構新體天台鴈宕羅浮武夷山之至妙也而丹霞晚出更擅神奇信知經史之外不乏異書嶽鎮以還更多名嶠而眇見寡聞者局於所知藐畧其所不及知則陋矣丹霞山在韶州仁化縣境韶之山多銳削詔之石多空靈大率臨水以爲勝丹霞則拔起平野中聳削千丈遠望之如圜廩如層城周遭五色石圍之斑斕相錯如錦故名丹霞山形下窄上廣如攀蓮莖而上

蓮房險隘處挽鐵絙以上頂乃寬平旁多懸巖石室禪房梵宇錯布其間環視旁峰皆笋抽笏立韶江一綫縈迴其間蓋天下最奇勝處也自明以前山初無名人跡罕到乙酉後中州李鑑湖因其兄忠定公殉國難挈家避亂始闢是山亂定還故里而故侍御金道隱棄官爲僧號澹歸者居之披榛削莽漸次成禪林乃迎其師天然和尚主法席天然以名孝廉出家道風冠於嶺表衲子浩歸遊人至者接踵由是丹霞之勝聞天下矣造物之初二氣融結卽有是山而沉埋晦塞不知幾千萬年迄今始呈露若天作地藏待其人而開之者然豈不異

哉鑑湖道隱乃忠臣義士天然則傑出禪師而鑑湖所以避地澹歸所以奉師皆本之忠貞孝友之誠與他方度地誅茅者不同以奇人遇奇緣而開奇山適相稱也山故未有志今仁化令陳君石峰政成之暇來遊是山愛峰巒之奇特樂禪字之清幽企想名賢風規如昨乃標巖題谷作爲茲編與興公之賦天台康樂之詠石門高寄畧等余十年前嘗登是山出嶺匆匆未遑賦詩作記綴名簡末有餘幸焉故樂爲序之聊補鴻爪集中之缺畧云爾



五嶽遊草序

天地至大也事物之變至無窮也而人以渺然七尺之軀塊處一室眼如針孔乃欲縱談古今懸斷天下事勢必不能故古來通人達士每喜言遊莊周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言鵬鵬之運自南海以至北海屈原作騷雲車風馬畧扶桑而盡崑崙言遊者莫侈焉然特空語無事實至司馬相如子長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陸務觀之流則真足跡遍天下而其文辭亦遂雄奇跌宕超越千古遊亦何負於人而儒者嫌於玩物喪志至有官衡陽而不登南嶽者然則大禹之升岵嶮孔顏之

登泰岱皆非耶明代聞人如都玄敬喬白巖王太初王  
崑崙皆嘗遍遊寰海皆能以文詞發摠所覩記而太初  
先生所著則有五嶽遊草先生夙植靈根下筆言語妙  
天下興寄高遠超然埃壘之外驚好山水生長臨海台  
宕括蒼自其家山從給諫出叅粵藩副滇臬典試巴蜀  
視學中州諸嶽鎮而外如峨嵋太和白嶽點蒼鷄足諸  
名山莫不窮探極討一一疏爲注記發爲詩歌刻畫意  
象能使萬里如在目前蓋天下之宦而能遊遊而能載  
之文筆如先生者古今亦無幾人嗚呼名利之毒中於  
人心爭錐刀而競尺寸如鼠入牛角如蠅鑽紙窓正由

不知宇宙之廣日月之大使能置身物外曠觀遠覽則  
諸累可以冰釋太初爲言官不阿權要歷方面清白著  
聲擢開府而堅辭臥丘園而自得非惟天情曠達亦山  
水之助爲多焉今五嶽一編具在人於塵勞轆轤之際  
試一展卷披尋未有不豁然心開脫屣塵垢中者天機  
濺而嗜慾自淺以是爲解熱之清風療煩之良藥不亦  
可乎余雅好遊甚慕太初之風流頃來台求其遺集不  
可得少司寇馮公再來偶得是編重爲梓行屬余序之  
其廣遊記廣志繹諸書則將續刻焉馮公官三事而勇  
退以山水文章自娛蓋汲有意乎先生之爲人者也

徐霞客遊記序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習襟不能  
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  
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  
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  
遊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覩身經知其皆嘗  
一嚮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閭奧若余遊屐所至必窮  
高極濶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鴈蕩而目覩鴈湖勞  
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  
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霞客之遊在中州者

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脉如何去來水脉如何分合旣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蜂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悞不悔瞋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

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  
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  
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  
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  
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  
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  
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  
踪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  
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濶遠而服其精詳於霞  
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

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秘不宜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纂綴齋袂蹠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

鴻爪集自序

潘子閑居無事自放於山水之間一筇一笠翛然獨往  
近者二三百里遠者數千里遇佳山水輒遊遊必窮高  
極深盡其奇勝然後返客有笑之者曰古人不山戶而  
知天下一丘一壑可以自老琴尊圖史可以自娛奚必  
登臨之爲樂攀藤捫葛則甚勞梯空蹈幽則甚險水有  
風波之恐陸有蛇虎之虞子何嗜而汲汲於此余應之  
曰馬見櫪而喜猿見檻而愁虱處禪而樂鶴處籠而憂  
物固有宜不宜也余性不耐雜一切喧囂軟美音聲都  
不入耳獨喜聽風泉松籟此吾之耳與山水宜也珍奇



玩好曾不畱眴遙望奇峰秀嶺則心開目明此吾之目  
與山水宜也十指如椎而品題泉石嘯詠煙霞輒下筆  
不能休此吾之手與山水宜也朱扉紫陌踟躕不前而  
攀危履險捷如猿猱此吾之足與山水宜也家居善病  
出遊則健營俗事則多阻思佳遊則必遂與世人交白  
頭如新而村樵野衲一見如舊相識此吾之性情懷抱  
與山水宜也且古來賢達之士多有好遊而不得遊者  
矣其或滄海橫流干戈滿眼空懷向平五岳之心難迴  
阮籍窮途之轍而吾幸生平世風鶴不驚輕舸安車往  
還無礙則天子我以遊其或南北分疆關梁阻絕葛洪

許邁終無嵩華之蹤邢劭卿元寧有衡廬之跡而今也  
八荒同軌任意遊行巫閭點蒼命駕卽到則地假我以  
遊一官羈絆萬事蹉跎沈休文官登台輔豈到良常羊  
叔子位鎮方州裁登峴首而余早辭簪笏長謝樊籠十  
洲落於掌中五嶽懸於屐底則人縱我以遊白髮在堂  
庭闈增戀晨昏有潔養之職登臨有垂堂之戒是亦不  
得遊而余不幸已爲鮮民視一身如浮漚視妻子如敝  
屣則時許我以遊或衰病侵尋筋力倦憊或形體鈍滯  
不便登涉宗少文披圖而遠想韓退之投書而訣絕是  
亦不能遊而余方當強艾之年雅僥濟勝之具可以追

隨麋鹿可以餐沐風霜則年力助我以遊此吾所以放  
曠逍遙窮年累歲而不知其倦者也且夫山川雖險不  
險於人心登涉雖危不危於世路與其取世資而多多  
益善何如好山水之窮搜極討而不嫌於貪與其仕宦  
而有進無退何如遊山水之登峰造極而不傷於勇客  
雖唯而退適刻紀遊一編成遂書之以爲序

柳邊紀畧序

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爲荒服不隸版圖自遼金迭興創  
爲疆理至於今代規畫加詳然記載疎畧志乘缺如邇  
來流人遷客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川風俗然未有  
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朴文獻無徵故也楊  
子可師才高識遠畱心經世大畧往年以省親出塞所  
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  
歸而考諸圖籍叅之見聞爲柳邊紀畧二卷凡山川形  
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  
部落莫不詳稽而備載物產地宜民情土俗瞭如指掌

可以考典制可以攬形勝可以采風謠楊子經濟之略  
著述之才槩見於茲矣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踪  
田子春之所樹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  
諸人所效忠而竭節者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  
武地殊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是書之作豈徒然  
哉豈徒然哉

使粵日記序

昔人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稱通人夫所貴於足迹之遠者以能原本山川諮詢風俗大而阨塞利病小而草木蟲魚靡不究其情形窮其變態然後可以言遊如第曰至其地而已則賈人郵卒所歷較多亦可以爲遊耶今士大夫每浮慕馬遷相如輩風流喜言遊覽比有公私行役遠者或數千里所過山川名勝不知其幾也而意趣不在是往往覲面失之則亦賈人郵卒之爲而已於遊何預焉喬侍讀石林以康熙辛酉典校粵西粵西去京師萬里多瘴癘又新創於兵人率憚其荒

遠君曰奉使臣職也東西南北唯

天子使於險易何擇焉且吾聞桂林山川奇勝甲天下又當取道洛邢出汝潁絕漢涉江徑雲夢浮洞庭上瀟湘循衡陽轉九疑是皆古名人才士憑吊遊詠之區向所欲至而未能者今往觀焉實獲我心聞者皆壯其言比君往果悉行其意雖迫於嚴程而所至探奇訪古一往情浚試事畢徧討桂山灘水之勝窮幽極怪有柳柳州范石湖所未到者旣形之聲詩雕鐫刻畫使無遁情而途中日有筆記復積成一編雖造次點筆而文采斐然造語尙物能使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至於援据圖經

敘述風壤撫今考古班班可觀而問民隱觀國俗憂天  
憫人之思表忠排佞之志亦時時側出於行間吾見世  
之善遊而且善著書以鳴其遊者莫喬君若也夫陸賈  
南中之記不妨與新語竝傳放翁入蜀之編由來與渭  
南比美君久居禁近高文大篇讜言宏議將垂之無窮  
姑以是編爲長離之片羽籠葱之一節不亦可乎君以  
余雅好遊刻成屬余叙之



鍼灸集要序

醫術之不明方書害之也古者扁鵲倉公華佗之流操術至神妙乃其書不少槩見後之醫才技不如古而著書日益多凡言湯藥者無慮數百種夫心之精微口不能宣也而況於書書之所能道者某藥治某病某症用某方而已其人之果爲是病與否果宜是藥與否非書所及也而醫者惟習紙上陳言往往執古方以治今病其有不效則曰書實云云豈不謬哉鍼灸之術則不然其於人身經絡表裏藏府關膈穴俞所在必瞭然心目而後可以從事非如方書所云畧具部分而已其治病

也豪髮不審則鍼不能以入肌灸不能以達氣中則痛者立止癢者立起不中則病益甚非如湯藥入口有應不應或漫無所覺者故其爲術微妙難能近代良醫以是名家者絕少有習之者皆口傳心受不以方書譬諸釋氏方藥則敎典也鍼灸則禪宗也三藏十二部不若當機一語千方萬劑不若指下一鍼學貴親切無小大一也今海內鍼灸家獨推雙林凌氏其先受鍼法於異人以治病無不立瘥遠近數百里趨之若神傳數世迄今子孫多世其業而貞侯最爲工妙沉疴風疾應手著奇效者不可勝數所至冠蓋駢集黃童白叟擁馬足不

得行歷中原河北轉客京師聲稱籍甚達於

至尊召入禁中時時爲貴戚治病可謂至榮而貞侯爲  
人和易真率接人無貴賤終始若一絕不以遭遇自矜  
詡蓋頗有道者余故樂與之遊間出一編示余曰鍼灸  
惟靈樞素問精言之自後傳書絕少吾懼其久而失真  
也爰本黃帝岐伯書參以諸家述先世所傳傳著已意  
爲集要一書以示來茲幸爲我序之嗟夫鍼灸之妙正  
以其不從方書得也而貞侯顧爲是乎雖然大匠不能  
與人巧未嘗不與人以規矩規矩在是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今夫斯術之妙在迎隨消息之間得之心而應之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四

手此不可以書傳者也至於經脉俞穴之名狀鍼之分  
刊火之度數此可以書傳者也後之人誠能就其可傳  
者以浚探其不可傳者因蹄得兔因筌得魚書之益顧  
不大哉夫禪宗所重在不立語言文字而燈燈相繼猶  
有傳書況在於醫夫所謂方書害醫者非病書也病夫  
執一書而不知合變者也

方程論序

古之君子不爲無用之學六藝次乎德行皆實學足以經世者也數雖居藝之末而爲用甚鉅測天度地非數不明治賦理財非數不核屯營布陳非數不審程功董後非數不練古人少而學焉壯而服習焉措諸政事工虞水火無不如志後世訓詁帖括之學興而六藝俱廢數尤鄙爲不足學一旦有民社之責會計簿書頭岑目眩與一握算不知顛倒自郡縣以至部寺之長往往皆然於是黠胥猾吏得起而操官府之權姦弊百出而莫能詰則亦不學數之過也古算經諸書多不傳九章諸

術今人不能盡通由於學士大夫莫肯究心而買人胥  
史習其法而莫能言其意近代唯西洋幾何原本一書  
詳言立法之故最爲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然惟  
曆家習之世莫曉也吾邑有隱君子曰王寅旭先生深  
明曆理兼通中西之學余少嘗問曆焉知學曆必先學  
算於是粗通算術惜未竟學罷去今寅旭亾久矣余徧  
行天下求彷彿其人者而不可得歲丙寅過宣城始得  
梅子勿庵勿庵儒者學行醇篤覃精曆學若干年洞見  
根柢多所著述於數學尤鉤深索隱發前人不傳之秘  
蓋九章中最難明者無過勾股方程二事西人論勾股

割圖之法詳矣方程則有所未盡於是勿庵著論六卷專明方程其於正負減併之數和較雜變之情帶分疊腳之術銖分縷析創例立法以盡天下無窮之變數學至此神矣妙矣不可以復加矣其見於文辭也晦者使之明煩者使之約俗者使之雅質而文雜而有倫俾覽者因言以得數因數以知法因法以悟理洞然明白而不苦于難習庶幾數學復明而人多綜理練達之材其有裨於世豈淺尠哉夫得浮華之士百不如得實學之士一得名世之書百不如得傳世之書一使寅旭勿菴而見用於世高可爲杜預劉宴下亦不失爲洛下閭一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七

行乃勿菴尚沉淪一經未知遭遇何如而其書則旣成矣可以傳矣吾獨悲寅旭遁世埋名坎壈憔悴以死著書僅有存者吾學不足以窺其深而力不足以表章之也其以勿菴爲地上之子雲可乎



宣城遊學記序

吾人爲學未有不從疑而入者傳稱學問思辨學而後能疑疑則問以質之思以通之辨以明之迨於是非歸一異同俱泯豁然無疑而後能深造自得昔人所以畏索居寡黨而樂取友親師也學術中惟曆數最難明儒者言其理而不習其數疇人子弟守其法而不明立法之故明三百年言曆者僅三四家迄於今遂成絕學蓋其數至蹟而其故甚淺非聰穎絕異之士殫畢生之力以求之莫能洞曉又無爵祿名利以勸誘之故從事焉者絕希吾所見能布算測天著書立說兼通中西之學

者僅有吾邑王寅旭宣城梅勿菴兩人近復得秀水張簡菴簡菴爲人狷介孤潔與世寡諧刻苦學問文筆矯然特潛心於曆術久而有得著定曆玉衡主中曆爲多持以示余余告之曰此道甚微不可專執已見寅旭往矣勿菴尚在盍往質之必當有進簡菴毅然請行索余書爲介紹重繭贏糧走千里見勿菴勿菴大喜爲之假館授餐朝夕講論逾年乃歸歸而告余賴此一行得窮曆法底蘊始知中曆西曆各有短長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廢朋友講習之益有如是夫旣復出一編示余曰吾與勿菴辨論者數百條皆已剖析明了去異就同歸於

不疑之地唯西人地圖如毯之說則決不敢從與勿菴  
昆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此編是也  
余於曆學未能窺其藩籬無以決簡菴之說必是他人  
之說必非獨嘉簡菴之果銳精敏好學深思既能舍己  
從人析疑化異而意所不慊復不爲苟同輸攻墨守務  
盡其說而無畱疑使爲學者盡善思能辨若是又何堅  
之不入何澁之不造哉更有說焉西人曆術誠有發中  
人所未言補中曆所未備者其製器亦多精巧可觀至  
於奉耶穌爲天主思以其教易天下則悖理害義之大  
者徒以中國無明曆之人故令得爲曆官掌曆事而其

教遂行於中國天主之堂無地不有官司莫能禁夫天生人材一國供一國之用洛下閤何承天李淳風一行輩何代無之設中國無西人將遂不治曆乎誠得張君輩數人相與詳求熟講推明曆意兼用中西之長而去其短俾之釐定曆法典司曆官西人可無用也屏邪教而正官常豈惟曆術之幸哉序之以爲學曆者勸

黃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敬宗收族之道微所以明統系辨昭穆者獨賴有譜若夫析一姓爲兩姓溯兩族爲一族條其分合異同之故而不紊譜之功尤大焉吾鄉舊有黃閔同宗之說初不得其解比黃之裔孫曰潮生者重修族譜成曰紹衣者來求余序余得而詳覽焉蓋吳興辰溪故有黃氏南宋時閔氏有爲將仕郎者自汴來徙生德源德淵德源娶於黃以其子衍出嗣黃氏衍生五子而德淵之子天福無子以衍少子遜爲後遜復姓閔而四子皆姓黃兩宗之後皆大盛閔居晟溪而黃或遷震澤或

遷棲梧日疏日遠而倫序不失慶吊相通其實一本非有所附麗也一族不兩姓今之爲黃者皆當姓閔以閔後黃非禮也然其祖先旣已行之世遠族繁子孫莫得而改也惟其爲譜則有裁制之意存焉先刻黃氏之舊譜存而不廢明有恩也斷自十八世而止不以所後之子續之明有別也閔氏以將仕爲始祖不復溯而上之闕疑也詩文之及於二族者悉錄不遺徵信也並載黃閔及於八世表同根也八世以下不復載閔雖尙書都憲之貴皆略焉詳本支也蓋此非黃之譜而閔從黃姓之譜非閔通族之譜而出嗣於黃一支之譜體固宜爾

也審乎此則震澤棲梧之黃斷斷不可與他黃合族其  
於閔也則百世而婚姻不通其嚴且慎當倍於他姓譜  
之所係顧不重哉黃氏之先若經歷公珙侍御公著皆  
有名績載在志乘爲吾邑聞家今雖不振而子孫衆多  
詩書之澤未艾誠能推作譜之意敦本睦宗興廉起讓  
浚培而厚溉之烏知不寔昌寔熾有光於前人邪是在  
勉之而已

泰和陳氏續修族譜序

從來世德之家根本之培蓄也厚枝條之流布也遠不獨聚族世居之地碩大繁昌卽播遷於外者往往勃興崛起復爲名宗然方州隔而族屬疎昧厥由來者多矣有能推溯訪求使散者以聯絕者以續豈非仁孝之溢心而本支之厚幸哉江西泰和陳氏舊有二支其先同出自陳宣帝唐末大理評事徽自金陵徙西昌是爲柳溪之祖太尉固自金陵徙劔浦復徙平陽廬陵十三傳至雲仲始居泰和是爲南寮之祖竝科第蟬聯世有祿秩明大學士循南寮之最貴者也其從曾孫廷鉞始徙



遼陽五傳至九錫國初以都司扈從入關有軍功改官  
道州知州長子次子沒於王事少子紀勇畧冠軍從王  
師平粵東西積功授一等護衛以署都統鎮泉州尚節  
槩重氣諡名重公卿間其子廷策守韶州堯策同知梧  
州治策令通許竝有賢聲於是遼陽之陳蔚爲望族而  
其先人常言自泰和來未及審悉都統公常念之韶州  
兄弟身至泰和行求宗支見始遷祖之名具載譜牒乃  
得與族人敘世次定輩行非惟遼陽有等河得源之喜  
而泰和亦有伏流重發之幸甚盛舉也泰和族譜卷帙  
繁多韶州兄弟乃刪取其要前溯南寮嫡派後綴遼陽

一支重刻之以遺子孫蓋前此所據以推明一本者惟譜之功則昭示來茲亦唯譜是賴不容已也今之人惟知攀援貴盛執塗人而與之合族而視其本宗之衰落者不啻塗人若韶州兄弟之篤念本支推尋聯屬於數世之後數千里之遠豈不賢哉嗚呼陵谷遷移風濤震撼故家子弟流離絕域者多矣未知異日珠還璧合如陳氏者能有幾家吾因之重有感也爲泚筆而序之

長樂陳氏詩系序

詩曰大邦惟屏大宗惟翰名宗大族民之所依而國之所與立也三代以還無世祿而有世族若琅琊之王陳留之謝蘭陵之蕭河東之柳聞喜之裴皆能世出人材保有爵祿與人國相終始自宋迄明仕宦無百年之家江以南世族尤少論世者常歎息焉閩中詩人陳伯騶示余以先代之詩曰四朝詩系其稱詩也自香草堂集以下四十餘家其敘系也自信州公以下二十餘世終明之代成進士及舉於鄉者百有餘人凡兩尚書一侍郎禁近方面若干人又多賢而能文幾於人人有集盛

矣乎近古未有也考其淵源則三忠實始基之所謂三忠者宋景炎中詔天下勤王陳氏之祖曰榮者率子弟起義兵以行軍司馬知福清縣與元兵力戰而敗榮及其子宗傳姪吉成皆死之陳氏之族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其後人遂無仕元者多隱居教授躬修於家至有五世同居者世德之所培甚遠至明初冲進首薦薦辟仲完繼入翰林浸昌浸大迄於明亡甲科乃絕家運與國祚相爲盛衰吁亦異矣河出於崑崙濟出於王屋皆潛行百千里而復出其蓄厚其力全故沛然莫之能禦人見陳氏三百年來科名祿位之盛而不知其根於忠孝

大節潛德弗耀百年而後興故能若斯之光顯也今其族雖稍不振而子姓多賢家學未墜伯騶與其兄伯然能發揚其母夫人之節行聞於天下又與其從孫昌箕訪求先集於兵火之餘手抄口誦勒成一編傳諸不朽可謂無忝箕裘矣奚必紆青拖紫而後爲才子弟哉其益與族人敦行古誼恪守家規務爲其可久可大者安知不如河濟之再伏再見截衆流以放於海也

書畫彙考序

凡天下可好樂之事久則厭心生而物之珍奇貴重者多藏皆足以爲累若夫好之而不厭藏之而無累者其惟書畫乎書畫佳妙者皆古高人達士之作天機所至與造物相爲流通其移人性情也躁可使靜憂可使喜怒可使平撥之不窮卽之愈遠而何有於厭且其爲物枯淡幽寂惟大雅君子乃能篤好而力求之非若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人人爭欲得之而難以長守故物之有益而無累者莫書畫若也然而世人知好之者甚稀卽或陽浮慕之而精神不屬眼目不具真質雜而佳惡混

甚且閉錮箱篋終年不與周旋猶爲不知不好而已矣  
蓋牟卞公神鑒精明無所不燭自少潛心好古生長勳  
門服官輦下世家舊族之所收藏無不目涉心賞兼與  
聞人宿老上下其議論見聞博而考究精與偏方箋儒  
執紙上語以衡量古今者相去萬萬歷官牧伯以至開  
府此好不移政事之暇掃地焚香未嘗一日不與古人  
相對又以一人之覩記有恨而古人之名蹟甚多因而  
討論其淵源揅其梗槩作書畫彙考若干卷來適遊  
三山就公求讀是書屬畫考先刻成得而詳覽焉凡歷  
代相傳有名之蹟無不備載而其現存于世者楮絹墨

色標題跋語印章款押悉錄不遺古人用意之工與行  
筆之妙雖未親其畫者亦髣髴見之而昔賢之零篇斷  
句不載本集者亦往往存焉前此雖有畫品畫評畫譜  
畫苑諸書但記名目略標品第未有如燈取影如器傳  
水織悉畢備如此書者雖採用鐵網珊瑚書畫舫諸書  
而公博搜載籍寶集大成間出已裁語必破的盛哉古  
未有也得此書以審定繪事若披族譜以辨子姓之昭  
穆操符節以驗信使之往來真僞是非可以立判且天  
下無不壞之物即使劫灰蠹蝕之後其畫已亡而籍記  
尚存千載而下猶得想像其遺風餘韻將古人之慧命



賴是以續爲功不旣多乎纂輯此書之意不誇一家之  
蓄而公天下之藏不爲旦夕之規而存無窮之計公之  
衡鑒精明而用心溥博類如此矣未亦嗜古而耳目甚  
隘法書金石刻間嘗蒐採名畫則槩未有聞服膺是編  
不能贊一辭異日書考出受而卒業焉猶堪效校讐之

昭陵石蹟考序

天地間有形之物惟金石爲堅久故謀不朽者常託焉  
碑刻是也然金有時而鎔石有時而泐雄文妙筆收藏  
於好事之家者不旋踵而煙雲變滅唯歐陽永叔趙明  
誠楊用修都玄敬之流旣多得古刻又爲之訂譌纂異  
勒成一書而其傳始可久是則人賴金石以壽而金石  
又賴人而壽也來少學於顧寧人先生先生實甚好古  
行遊天下見聞浩博著金石文字記一書最爲精核未  
心慕焉年來足跡所至錢碑斷碣靡不搜訪披榛剔荇  
必揭一紙而後已顧海內同此好者甚希茲來閩中與

林子同人吉人兄弟交幸二千里外有同心也二子侍其尊人宦遊秦中盡得漢唐諸石刻同人嘗裹糧策馬走謁昭陵徬徨墟墓之間行求古碑仆者起之翳者洗之一字必錄所得多昔人所未見者歸而叅伍史書考求故實爲昭陵石蹟考使千載以上之遺文舊蹟賴以不墜吾師而在猶當賞歎不置而況於余乎閩地晚通中州唐以前古刻甚少然李陽冰之篆忠懿王之碑至今完好唐以後名賢接踵道山鼓山之題名石刻羅列如林其他名區勝地往往類是以二林子之才盡遍錄而詳考焉彙爲一編以補集古金石錄之所未備不亦

善夫吾滋有望焉耳矣

仲子長印譜序

摹印雖曰一藝必博綜篆籀貫穿分隸布置停勻行筆  
勁健使古雅秀潤之氣鬱鬱芊芊見於方幅之外然後  
爲佳今之摹漢魏者一往粗硬規宋元者惟取妍靡皆  
爲失之仲子子長潛心斯道積有年紀心摹手追盡得  
諸家體勢而運之以心巧大小奇正各極其趣自是雅  
人深致未易爲流俗道也夫爲無本之學而急於成名  
卽篆刻且不可況其大者乎吾嘉仲子之用功深而求  
名緩也於是乎書

圓田印譜序

自隸楷行而篆籀廢其僅存而爲世用者惟印章印章以漢刻爲極則寓巧於拙藏正於奇隨手生姿自然古雅後人不能出其範圍故篆刻不厭摹古似古卽佳然余又惡夫貌古而失其神理者支離謬悠徒仿古文奇字以藏拙俗夫喜之識者笑之近代能手惟顧云美徐士白最爲雅正兩君沒嘗歎鐵筆無傳茲見鄭子葭村所刻遒勁爾雅能於古法中自出新意森嚴而不失之板生動而不失之佻蓋得古之神而遺其貌者云美士白之風流庶幾不墜閱其印譜一編姓名皆今人望之

宛如古人也。世人多趨今而背古。鄭子獨挾古之藝以遊於世。得無落落難合乎。然今人立心行事未必近古。而鐫刻姓名未嘗不欲其遠如古人。欲如古人莫如求鄭子。有以知鄭子之不窮也。抑使人自視其姓名如古人。而自愧夫立心行事不盡如古人。勉而爲君子長者。則篆刻之功豈淺哉。

詞韻印証序

古未有四聲平上去入多雜用分之自沈約始古韻甚寬不過十數部析爲二百許韻亦有沈約始約實韻學之鼻祖後人紛紛致議者有故焉曰古音今音不同如古江韻類東冬而今類陽唐古麻韻類歌而今不類是也有北音南音之不同南微韻類齊而北類灰南物韻類質而北類屋是也唐宋以詩賦取士於沈韻無敢異同自元以來漸有更改併省繁複則有劉淵韻略次第字母則有費公紹韻會取便度曲則有周德清中原音韻會通方音則有洪武正韻而詩家之遵用沈韻如故



也傅浣嵐使君精於詞律謂詩有詩韻曲有曲韻詞異於詩平仄可通用也亦異於曲入聲不可無也於是創爲詞韻併諸韻爲十四部彙次四聲於一門以便轉用其分合異同之故皆斟酌古今叅合南北甚有條理復於每韻後附著古詞數闕其合者謂之引證不合者謂之正譌部分簡當考據精詳不但填詞家宜奉爲金科玉律而詩人亦當依準蓋今體宜確守沈韻而古體不無旁通然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今人類多以意出入漫無準繩此書出如農之有畔勿越焉可也余不習爲詞間嘗究心韻學曩與山右衛爾錫先生討論累年頗

窮閭與衛先生著書曰韻通余著書曰類音皆有端緒  
惜未及整齊畫一今讀傅君之書犁然有當於心如微  
齊之併於支也蒸之併於庚青也魂之分於元也皆至  
簡不易唯入聲小有不合則南北異音之故至以沃屋  
爲虞模之入聲而不從東冬以質物爲支微之入聲而  
不從真文則雖休文復生亦當俛首折服蓋休文未得  
音韻之本原止就有字之音綜而列之故多煩碎夫惟  
盡通無字之音而後知別類分門天然有序不可紊也  
余書多獨得之見未嘗輕示人異日質諸傅君當不河  
漢吾言也夫

姑妄言序

天地之間有人斯有物有幽斯有明人物一氣也幽明一理也物怪之變不可勝窮然九鼎得而鑄之山經得而言之鬼神之情狀不可致詰然聖人得而知之凡民得而徵之以其流行著見于當世者不可掩也夫子不語怪而癘羊萍實未嘗不知子產言天道遠而實沈臺駘未嘗不辨世儒淺見諛聞不察物隱猥以耳目之所不接而臆斷爲必無則固矣自昔志怪諸書若搜神集異之屬雖若荒唐渺茫然多有徵諸實事協諸實理確然不誣可以益人神智擴人心胸助博聞而資多識者

不可廢也。傅君浣嵐自少好讀異書，見異人聞異事，宦遊四方，耳目所及，筆而識之。久之成帙，取子瞻姑妄言之語以名其書。余得寓目焉。凡天文輿地之奇人、林物產之變、龍雷神鬼、狐虎蟲蛇之妖幻紛然雜見。雖曰妄言，多可徵信。人有姓名地有方所，時有年月，非鑿空僞撰者比。其間所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善可爲勸而惡可爲戒者，亦復不少。嗚呼！人物異類，其樂生惡死、感恩報怨之情同也。幽明殊途，其福善禍淫、助順討逆之事同也。誠畧其異而觀其同，則所謂怪者未始怪而遠者未始遠也。吾願讀是編者博觀深省而得天人感通之